

《正統道藏》本《玉皇本行集經》成書時間考定*

謝聰輝**
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

摘 要

《正統道藏》中有兩個三卷五品本《玉皇本行集經》，學界對其成書時間討論非常分歧。本文運用了比較與溯源的方法，首先證實張良本（CT11）早於白文本（CT10），且其卷末所附七則〈誦經感應〉，乃改編自《太平廣記》中原先奉誦《金剛經》的感驗故事。接著一一駁斥兩個版本成書於南宋前的所有可能。最後運用明永樂本《玉皇本行集經》的相關記載，論證《正統道藏》所收錄的張良本，可能接近四川蓬邑縣真一壇 1221 年張良校正後，而尚未科儀化的較純樸版本，後附的〈誦經感應〉亦有可能這個時候添加，即介於 1221 年至 1225 年的版本。至於白文本經文因晚於張良本，又完全依照 1225 年梓潼帝君校正本修改，所以其有可能是從 1225 年梓潼帝君儀式本抄錄下的經文部分，亦即其成書時間不會早於 1225 年。

關鍵詞：道教，梓潼，張良，飛鸞，玉皇經

一、前言

《正統道藏》中有兩個三卷五品本《玉皇本行集經》（後簡稱《玉皇經》），第一個版本經文沒有註解，不分章，本文稱之為「白文本」（CT10）；第二個版本則標明「天樞上相臣張良校正」，經文前有〈三天門下校經詔文〉、〈天樞上相辭表并

* 本文承蒙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提供諸多寶貴修正意見，特此誌謝。

** 本文作者電子郵件信箱：hui0906@ntnu.edu.tw。

所降請辭之意〉、〈三清再詔〉與〈天樞上相發明誦持大義并述校經之意〉四則詔奏公文書，後附天樞上相〈奏陳表文〉與〈誦經感應〉七則，卷上共分十七章，逐章校正註釋，卷中與卷下不分章，各有四、五段註解，本文簡稱「張良本」(CT11)。關於《玉皇經》的研究，目前學界多著重在「玉皇大帝」神格的發展，(註¹)以及此本經典成書時間的推測。歸納目前所見其成書時間推定，大分為五種：一是隋末唐初：此以丁培仁為代表，他援引了《全唐文》卷一六二唐貞觀時人陳宗裕所作的〈敕建烏石觀碑記〉，引證初唐道士張開先曾「唸誦皇經」，所以斷定其成書於貞觀三年(629)以前。(註²)二是唐代：李養正在《〈玉皇經〉與《心印妙經》》一文中，指出張良本是現今最早的版本，並以經中宣稱「帝即道身也」，與未見宋代為玉皇所上的尊號，而仍只稱「道君」、「天尊」，斷定《玉皇經》可能出於唐代玄宗時期。(註³)三是北宋：《古今圖書集成·博物彙編·神異典》第九卷〈皇天上帝部·彙考一〉於「天禧元年上玉皇大帝寶冊袞服」條目下，(註⁴)編集者特別加了按語：「按祀典之稱玉皇始此，而本末未詳。今錄近世所奉《玉皇本行集經》於後，恐是經或始於此時也。」說明此經可能出現於北宋真宗天禧元年(1017)左右。朱越利則以為此經有元、明之注本，而且玉皇大帝於宋代升為主神，所以本經當出於宋代。(註⁵)四是北宋後：任繼愈認為宋徽宗封玉皇為昊天上帝，經文始稱昊天上帝，故校正本當作於北宋之後。(註⁶)五是南宋末以後：施舟人(Kristofer Schipper)主張此經成書當歸屬於道教清微派，而其年代不會早

1. 四川大學宗教研究所主編，《道教神仙信仰研究》(臺北：中華道統出版社，2000)一書中，收有多篇相關的論述。
2. 請參考丁培仁，〈三清、玉皇原起考〉，收於四川大學宗教研究所主編，《道教神仙信仰研究》，上冊，頁163，注43所論。又其撰寫《中華道藏》中相關版本提要時，稱白文本「約出於隋唐間」，張良本成書於宋代道士。
3. 李養正，《道教概說》(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9)，第12章，〈道教之主要經書及作者考〉，第8節，頁364有關《〈玉皇經〉與《心印妙經》》的論述。
4. 原文：按脫脫，《宋史》，卷8，〈本紀八·真宗三〉，頁17：「天禧元年春正月朔，詣玉清昭應宮，薦獻上玉皇大帝寶冊、袞服。乙卯，宰相讀天書于天安殿，遂幸玉清昭應宮，作欽承寶訓，述示群臣。」(以下古籍版本未註明出處者，皆用《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——原文與全文檢索版》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、香港：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，1999。)
5. 朱越利，《道藏分類解題》(北京：華夏出版社，1996)，頁74。
6. 任繼愈主編，《道藏提要》(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05，三版)，頁8：張良本書中稱「玉皇」為「昊天上帝」，「昊天上帝」之名稱雖古已有，然宋徽宗政和六年(1116年)始加封玉皇為「昊天玉皇上帝」(《宋史·禮志七》)，故此校本當出於北宋後。

於南宋末。(註7)

以上諸家所論《玉皇經》成書時間，因為未先釐清張良本與白文本的關係，以及考證張良本如何成書和所附七則〈誦經感應〉的來源，所以對於其成書時間的推定頗為紛紜，也未能提出令人折服的證據。因此，本文擬先運用比較與溯源的方法，先釐定兩個版本的關係，繼之以考察張良本七則〈誦經感應〉的來源，再進一步提出新的論證，闡析張良本的成書過程，以及兩個版本的由來與時間。

二、張良本早於白文本

細讀張良本卷上每一段校正註解說明，會發現經文中一再出現《凡本》、《舊本》與《一本》的用詞，此至少顯示了兩種意義：一是在張良校正本成書之前，原來的《玉皇經》已經存在，(註8)而且不止流行一個版本。二是張良校正的對象是信而有徵，不是憑空捏造的，且其所附的詔奏公文，除了強調此經的寶重與神聖性，〈奏陳表文〉特別說明希望傳世的是全善的寶文：「偶歷時之過多，忽傳本之致誤。點霧固何傷於日月，小疵庸屬損於瓊瑤。豈期聖慮之過慈，猶欲寶文之全善。」(3:18b) 因此張良奉召校正的成果，在〈奏陳表文〉中清楚指出：「於卷首則摘品而分章，至次編則總意而明義。證譌謬者三十有八，更乖誤者四十有三。」(3:19b) 張良所謂「譌謬」與「乖誤」處的標準，我們無法百分之百劾實，但若將其在卷上逐章校正註解說明中明顯更改的地方，一一核對白文本相應的經文，就會清楚發現每一處張良所更動者，無一例外地都出現在白文本之中。因此我們可以下一個肯定的結論：白文本在張良本之後。以下以卷上為例，按分章為序，舉列張良證更的十四處經文，再標明對應白文本的頁數，便可具顯清楚的證據。

(一)〈光照下方章〉三處

臣竊謂自天上而視人間，則天上此也，人間彼也。今《凡本》云：「令此

7. Kristofer Schipper (施舟人) and Franciscus Verellen (傅飛嵐) eds. *The Taoist Canon: 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the Daozang* (《道藏通考》) (Chicago: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, 2004), pp. 1096-1097.

8. 請參謝聰輝，〈《玉皇本行集經》出世的背景與因緣研究〉，《道教研究學報：宗教、歷史與社會》，1 (香港：2009)，頁 155-199。

人間上近九天」，是彼此不辯。又神光所燭，自然上下貫通，混融無際。

今「凡」本以「令」為言者，是強使之然，非自然也。(5a-b；白 1b)

1. 謹更「令此」為「凡彼」。(5b；白 1b)
2. 又「時此」下方，亦謹更為「時彼」。(5b；白 2a)
3. 至如《凡本》云：「又復令見鸞嘯鳳唱」，其間「令」字亦是強然，今更「令」字為「皆」字。(5b；白 2a)

(二) <神通感效章>兩處

臣竊見光照下方之後，當即覩效異之著。今《凡本》中略有舛異，致意義弗貫。(6b)

4. 謹移「是時」二字於「凡聖駭異」之上。(6b；白 2a)
5. 又人民既至於安樂快然，則天下斯至大治矣。謹移「天下歌謠，欣國太平」八字於「安樂快然」之下。(6b；白 2b)

(三) <枯朽化生章>三處

臣竊謂神化道用及物雖均，然亦不無遠近先後之敘，故神光照世之效，先及夫明明之人間，然後及夫冥冥之諸類，此自然之敘也。舊《凡本》中所紀頗有不次，臣今輒移。(7b-8a)

6. 「當爾之時」字冠於「神風遐著」之上。(7b；白 2b)
7. 次以「鄴都鐵圍」等語接於「皆起復形」之下，俾先後之敘不紊，而旨意脈絡貫通，庶乎不失曩日說經之時，目見之實迹也。(7b；白 2b)
8. 又《舊經》中有「生諸天已」之語，今亦削之。臣謹言曰：「枯骨當朽，沈尸當壞，惡趣當囚，此常理也。然帝恩非常，不可以常理論。含生不可謂有惡有過，當有原宥。」(8a；白 2b)

(四) <聞香解脫章>六處

9. 《舊本》以「天珍」為「天真」，今更正之。(11b；白 3a)

- 10.《舊本》云：「能徧諸天」，夫玉女身香之出自然，充滿法界。若以「能」字加於「徧」字之上，則能乃強然也，今正其誤為「周」字。(12a；白 3a)
- 11.《一本》云：「能令六道一切眾生」，夫六道苦趣，自然聞香，初非強使聞之也。今正其誤，削此「能令」二字。(12b；白 3a)
- 12.《舊本》「畜生道」下有「當此已後」四字。夫玉女出香，六道於當時得聞，初非在此以後也。神仙口傳，紀錄有誤，今削「當此已後」四字。(12b；白 3a)
- 13.《舊本》云：「一切餓鬼神等。」臣竊謂神趣雖有，亦墮餓鬼道者，然既墮鬼趣，即是鬼矣；今著「神」字，似礙神祇之神，謹削此一字。(13a；白 3b)
- 14.《舊本》云：「一切眾生」前地獄言「眾生」，今此畜生道之下，當作「畜生」。今有間別，故易「眾」字為「畜」字。(14a-b；白 3b)

三、誦經感應改編自《金剛經報應》相關故事

《正統道藏》張良本於卷下最後附錄了七則〈誦經感應〉，並且自註：「經中感驗，自上古、隋、唐以來古今事實，舊嘗備載藏本。續略摘數事，附于卷後，以證此經功德不可思議。」(3:21a) 從時間上看，自註言：「自上古、隋、唐以來古今事實」，可見摘錄編集者為宋朝人；從目的上看，將誦經感應附於卷後是爲了「以證此經功德不可思議。」以上兩點清楚明白，但若從來源看，則自註言：「舊嘗備載藏本，續略摘數事。」雖可以知道從「舊本」摘錄而出，但除了〈呂文展〉一則標明引出《金匱靈文》外，其餘卻不清楚其備載的藏本來源爲何。所以，若不追考其淵源而逕引以爲證，認定這些記載皆是出於隋、唐時期轉誦《玉皇經》的感應證驗，並據之推論相關的成書背景，則不免失之於疏略。經筆者進一步考察其可能的來源後，竟發現這七則〈誦經感應〉正改編自宋·李昉(925-996)等奉勅監修的《太平廣記》卷一百零二至卷一百零四之中，本來是奉誦《金剛經》而得的感驗故事。爲了討論方便，茲依張良本七則故事順序，與原載《太平廣記》中經文列表比較如下(文字下標處爲轉誦之人名與經名所在)：